

徐華江將軍魂歸天國

·曹潤霖·

今年九月五日，突接徐師母電話，告訴我老師於九月一日去世，聽聞當時我不知如何回答，不禁淚下。想到老師對我的愛護關心如一家人，後來知道他老人家因肺炎住院榮總治療，我想師母一直沒告訴我，是怕我難過，老遠的坐車去醫院，且我也已八十六歲，也因生病住院，方回家休養，加上行動不便，所以我始終沒有見到他老最後一面。我想，如果早知道他住院，前去探望，他老人家一定會高興，而我也無憾。

徐將軍生於民國六年，東北合江省人。一九一八事變，因日軍暴行，全家進入北京，民國二十三年考入軍校十一期，赴南京受訓，二十四年轉入中央航校七期，畢業後，民國二十七年至西北蘭州接收蘇俄援我的「15」、「16」戰機，二十八年參加大小空戰，尤其是在西北的蘭州，我的故鄉。他是空軍三大隊的飛行員，日機轟炸蘭州，他協同僚機及蘇俄空軍在空中和日機搏鬥，個人曾經有擊落日機三架的紀錄；二十八年農曆正月初二、初三，日機又犯蘭州，被我機打下十五架之多，機身運回蘭州郊區供我們參觀。當年西北地區在大後方交通不便，電信不暢通，這樣的好消息及戰果未能讓我國同胞知道，實在遺憾。當年我才十五歲，和先母一同跑警報，跑到城外黃河鐵橋邊的北塔山防空洞口，看到有日機在空中爆炸起火，我就是當年目擊的小證人。如今思之，已七十多年，成了昨日黃花，不堪回首。

徐將軍能武能文，待人和善可親，而他在

空中立下不少戰功，講述當年抗戰艱辛過程，提供後人許多資料參考；他更喜歡照相，也留下許多珍貴的歷史鏡頭。一個文武兼備的大英雄的傳奇，寫到這裡，我想大聲地喊：「老師，我永遠的想念你。」正如您說，空軍健兒的生命像流星一樣，光芒四射，卻是短促的。多少健兒空中作戰不幸殉國，年紀不過三十歲左右，多麼可惜的英年就這樣為國犧牲了。抗戰初期，空中作戰的飛機沒有通信設施，到了空中就如同同在大海中，何處搜索敵人，在空中的感覺像與世隔絕一般，不知方向，敵情敵機從何而來。不像今日的戰鬥機，科技進步，陸空可以通話，還有空中雷達站，地面更有戰管指揮方向及如何接近敵機，此一時彼一時。

將軍自航校畢業調三大隊駐防甘肅省蘭州，當年蘭州近郊有兩個機場，他駐西古城機場，而日本空軍駐山西運城機場，因蘭州有近百架的戰鬥機和飛行員，故日本空軍決心轟炸蘭州市，造成傷亡慘重，而我們的飛行員勇往直上和日機拚個你死我活，使日機遭受打擊。

徐將軍自二十七年到三十八年間，他參加大小戰役，並前往印度接收「G」戰鬥機，更參加中美混合大隊，一同出擊遭日軍佔領的機場軍事設施。三十年九月十三日，保衛重慶，在外圍的壁山上空，日機和我空軍「15」及「16」戰鬥機發生激烈的空戰，結果我有十位英雄因而殉職，他們是：司徒堅烈士、何覺民烈士、余拔峰烈士、康寶忠烈士、張鴻藻烈士、曹飛烈士、黃棟權烈士、楊夢青烈士、雷庭枝烈士



空軍名將徐華江將軍（前坐者）與筆者（民航局內）

、劉英役烈士。這一場空戰我們損失了十位英勇的戰士，徐將軍也被擊落迫降田裡，受了輕傷，立即用隨身攜帶的相機拍下飛機迫降後的殘骸。這次戰役，日本出動了最新式的零式機，不論速度、火力，我們都不是它的對手，「15」及「16」根本無法與之抗衡。零式機橫行大半個天空，我機只能閃躲。之後，美國援我的「P-51」戰鬥機來華，才得以提升戰力，讓日機不敢橫行。

五年前，老將軍和我談天，說了一段他的好友，八期的英雄黃榮發在一次日軍入侵成都空戰中，中彈受傷，飛機操縱失靈，返回新津機場迫降河灘上失事殉職，他有一位在成都華西大學就學，北平籍的未婚妻楊全芳女士。當得知黃榮發烈士殉難的消息，她悲痛萬分，在

烈士追悼會後，藉口更衣入室，取得手槍自戕，令人特別感傷。航空委員會有感其貞烈，將兩人合葬在成都北郊的空軍烈士墓。

戰亂時期，有多少悲歡離合的故事，令人刻骨銘心，而徐老師是空軍的將材，他在戰爭中寫下不少戰鬥紀實，而且將人、事、時、地一一詳細記錄下來，甚至連美國來華助戰的空軍袍澤也不遺漏，為空軍戰史留下珍貴的文史資料。試想，在空軍有多少前輩能留下難忘的回憶，讓我們後輩瞭解上一代是如何貢獻自己的生命，報效空軍及國家。

八年抗戰已過了近七十年，上一代的人走了，而下一代的青年大半忘了還有這一場驚天動地的民族戰爭，造成千千萬萬同胞及官兵的傷亡。老師曾說：在過去的歲月中，留在我們內心的只有回憶，因為時間漫長，過去的一切正在慢慢的沖淡，甚至遺忘，如今抗戰勝利迄今已六十五年過去了，當年活力十足的戰友們，如今已成了白髮蒼蒼，行動不便的老人。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經歷，我們也度過了動亂、戰爭、死亡、冷戰，直到現在和平的年代，我們當年從螺旋槳的雙翼機，一直到今天的噴射戰機，也見證了中華民國空軍的發展史。

徐將軍走完了他九十三年光榮的一生，今年九月二十六日，在臺北市第二殯儀館舉行佛化奠禮儀式。空軍特別安排空軍儀隊及多位官兵負責接待貴賓及親友，對老師而言，這是對空軍前輩、空軍英雄最高的敬意。老師，您安息吧，您有不少的好友在思念你。

死，可以死得其所，轟轟烈烈，如果在抗戰空戰中被擊中，化成一團火球衝向地面，粉身碎骨，那多可惜呢。記得美國名將麥克阿瑟說過一句名言：「老兵不死，只是凋零。」明年是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，而老師您卻看不

· 北雁 ·

歷史的軌跡還會改變

——參觀南京總統府有感

到了，你在生前出了一部「天馬蹄痕」，我捧回家每天從頭到尾一讀再讀，讓我看到了空軍前輩如何為國效命，而老師也將自己從軍生涯詳細記錄下來，令我百讀不厭。老師您在我的心目中是最敬仰的大英雄。我從十五歲在蘭州就知道您的事蹟，在臺灣，我們常常晤面討教，讓我知道多少有名和無名的英雄烈士，在您

「天馬蹄痕」書中，再度出現，看到每個英雄的英姿，那麼年輕英俊，卻化為煙塵，再也看不到他們了，如今只有活著的我們，永遠永遠的懷念他們。

最後，我為徐老師在天之靈禱告，為他祝福，讓他在天國永遠快樂、安寧。徐老師！徐將軍！來生再和您續前緣，來生再會。

蒙塵六十年的南京總統府，在民主思潮的沖激下，現已蛻變為中國近代史博物館，開放給中外人士參觀。

走近博物館大門，仰視「總統府」三個大字，蒼勁有力，仍在高懸，不禁一陣心酸，淚流滿面，歷史的軌跡，是否還會改變！

館內，中軸線為總統府辦公大樓，西軸線為國父就職臨時大總統大廳，東軸線為行政院各機關，中華民國肇建於此，轉眼將一百年。

其間，八年對日抗戰，勝利曇花一現，四年戡亂未果，政府播遷臺灣，民主的幼苗在復興基地茁壯成長，滋潤著中華民族的正義心田。